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鐵木迭兒拜住列傳第百有四

蒙兀兒史記卷第百三

武進屠 寄篋

鐵木迭兒巴阿鄰分族速客訥氏高祖者該晃荅豁兒曾祖速客

該者溫

秘史蒙文卷三云速客客訥者該晃荅豁倫可溫速客該者溫亦列罷古譯文云又

卷本蒙文作速客虔音近本蒙兀種名旁解誤以為人名者該晃荅豁一人以五字為名解於者該二字旁注人名晃荅豁三字旁又注人名然考原書此條凡是兩人必云豁牙兒譯言兩箇而

此者該晃荅豁五字下無豁牙兒字樣足証是一人而非兩人又速客該者溫亦是一人上三字以氏為名如兀良合合之此者溫之義謂左手猶沼溫乃速客該之稱號或此人能以左手射或

自幼習用左手操割故得是稱皆不可知而解於速客該三字旁注人名於者溫一字旁又注人名若兄弟二人然者果爾依原書例此速客該者溫五字下蒙文當有阿合迭兀豁牙兒七字如

云兄弟兩人或有阿合納兒迭兀捏兒八字顧皆無之是亦一人而非兩人也蒙文旁解誤此速客該者溫秘史後文多省稱速客該親征錄作雪也垓洪譯辣施特書作蘇克該按元史姦臣

鐵木迭兒傳不著氏族但稱其曾祖名唆海細審唆海一字與親征錄雪也垓三字最近而辣施特書之蘇克該與秘史之速客該尤近必是一人今特參摺以補鐵木迭兒之氏並以速客該譯

改唆海之名辛苦為之並事成吉思汗十二翼之戰速客該帥其族人從

焉

辣施特書記第十二翼有速客特人必即速客虔氏一族之人而不著其將名實則其將即速客該也

常與阿兒孩合撒兒

札刺亦兒人

塔孩

速勒都孫人

察兀兒孩

兀良合人

將游騎掌邏察之事甚被親信一再奉

使客列亦部王罕所未嘗辱命

以上皆据秘史

祖不憐吉解

名初見憲宗紀元年其七年紀又作不憐吉帶

鐵木迭兒舊傳作不憐吉帶音皆同此從初見

蒙格汗即位時帥師備諸王也速蒙哥不里

忽察之變有翊戴勞。歲丁巳。以元帥從宗王塔察兒伐宋。王圍攻

樊城不下。霖雨班師。不憐吉鰥獨將所部自鄧州南渡漢。略地而

還。積功賜食歸德路亳州歲賦。

仁宗紀皇慶元年三月。敕歸德亳州以憲宗所賜不憐吉帶地一千七十三頃還其子孫。按以上憲

宗時賜地不知何時已收還官。至是以其孫鐵木迭兒為右相。故有此敕。其後二代皆追封歸德王。即以此。

不憐吉鰥二子。長忽魯不花。

中統初。立中書省。首拜左丞相之命。

錢氏大昕以右丞相不花誤當之按右相不花非不憐吉鰥子。今依宰相表。兼中

書都斷事官。次木兒火赤。怯薛官。鐵木迭兒。木兒火赤之子也。以

便辟善取容。逮事忽必烈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

海山汗即位。進宣徽使。遙授中書平章政事。出為江西行省平章。

至大元年。遷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恃有與聖宮寵。夤緣內遷。

擅離職赴闕。為尚書省臣所劾。有詔詰問。用與聖太后旨。貸臯還

職。海山汗姐八達汗居憂東宮。以變亂舊章。誅尚書丞相脫虎脫

三寶奴平章樂實等。罷尚書省入中書。而用集賢大學士李孟等

為中書平章。銳欲革新庶政。而與聖太后已有懿旨。召鐵木迭兒

入為中書右丞相矣。踰月。八達汗即位。重違母命。不得已遂相之。

並推恩贈封其三代功臣號其二位太尉其一太師。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歸德王。分諡武烈忠武忠貞。時承至大弊政。後舉朝泄沓。鐵木迭兒跋歷中外。自命練達。初入相。頗思有所整飭。奏請自今左右司及六部官朝夕視事。若仍前晚至早退。當量輕重予杖。猶不悛。則勿敘。託故微幸它職者。亦如之。汗璉其言。朝局一振。皇慶二年春。以病去位。太府卿客列亦禿忽魯代之。延祐改元。禿忽魯又罷。左丞相合散進拜右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宜居首輔。乞起鐵木迭兒。八達汗意不謂然。命合散自啟。太后授之印。遂起爲開府儀同三司。監脩國史。錄軍國重事。不數月。復拜右丞相。上言禁內侍隔越奏請。諸司毋輒干預中書政務。又言富民下番商販。率獲厚利。趨之若鶩。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今請以江淞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言經用不給。苟不先事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流毒黎庶。增課額。則比

國初已倍五十矣。唯預買山東河閒運司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淞。以及江東西。嚴限格。信臬賞。令田戶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匿民田。貴戚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從之。遂遣使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西尤甚。致激成贛民蔡五九之亂。寧都以南騷然。用兵數月。始平之。明年奏言。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舊制省臣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禮海牙。禮舊傳誤作卜參政趙世延。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瑄。右丞蕭拜住。參政曹鼎。得旨各如所請。尋命總領宣政院事。進位太師。會太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議重刊。必洩於蒙兀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有旨從之。於是鐵木迭兒更得開鬻獄之門。初海山汗既立。八達汗爲皇太子。約以次傳位於己子和世疎。至是鐵木迭兒欲自固其寵。勸八達汗立皇子碩德八剌爲儲。且日譖和世疎於兩宮。封爲周王。使

鎮雲南。自此威震百僚。怙勢貪虐滋甚。唯平章蕭拜住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遷中丞。亦燭其奸。慨然以糾正其辜爲己任。會上都富人張弼之子以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其重賂。使大奴脅上都畱守賀勝出之。勝持不可。事爲朵兒只所知。卽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按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等又得其它隱事。交章劾之。其略曰。首相鐵木迭兒。桀黠貪奸。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害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如強占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荅餽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瓊瑜幣帛。計鈔稱是。又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子鈔五萬貫。且旣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乃自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任家奴陵虐官府。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海疾怨。咸欲得而甘心。乞

早加顯戮以警後之爲人臣者。奏上。八達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逃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敢捕。八達汗爲之不怡者累日。又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僅收其相印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踰年。復起爲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自參政改官御史中丞。糾其不法十有三事。內外臺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終以太后故事。中寢八達汗姐。越四日。鐵木迭兒卽以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首脩怨於趙世延。時世延官已再轉。任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特啟碩德八剌汗遣使逮捕之。百方欲致之死。事詳世延傳。又踰月。碩德八剌汗尙在諒闇。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楊朵兒只至徽政院與院使識烈門御史大夫脫忒哈禰問。責以前違太后懿旨。不待辭服。卽起入奏。遽傳旨縛二人棄市。及汗卽位。鐵木迭兒又以承旨李孟前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曩在中書與已立異。憾之。奏降孟集賢侍講學士。時毅已告養家居。昉出爲江淞平章。乃藉徵理京倉。失陷糧儲七十八萬。

石既責償倉官以穀在任時監臨出內不慎欲連坐之杭州和市
織幣粗惡謂由省臣董其事不謹請免昉官左丞相拜住曰論道
經邦宰相事也不當責以金穀細務二人乃得不坐又憾畱守賀
勝前不肯出張弼子於獄反泄已贓情會車駕幸上都劾勝便服
迎詔犬不敬下五府襍治殺之久之碩德八剌汗覺其逞私報復
所譖害皆先朝舊人滋不說乃委腹心於左丞相拜住鐵木迭兒
漸見疏外因稱疾不視事會拜住奉旨往范陽爲其祖安童立碑
事在至治元年十一月鐵木迭兒聞之自稱疾愈將出涖省事先入朝請甫至

宮門汗遣侍臣速速迎賜上尊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
晚乃怏怏而還至治二年八月以憂死明年五月御史蓋繼元宋
翼言鐵木迭兒奸險貪污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
辜詔仆其父祖碑奪爵追收元降制書告諭中外七月籍其家貲
長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次子知樞密院事班丹均坐贓辜一論
死一杖免餘子翰林侍講學士鎖南與南陂弒逆也孫鐵木兒汗

卽位爲御史脫脫及趙成慶等所劾。伏誅。其弟將作院使鎖住觀音奴天曆間與間姊夫太醫院使也里牙旺兀察都逆謀至順初。

同伏誅。

鐵失者

康里脫脫舊傳作帖失至正集作帖實

亦乞列思氏駙馬昌王阿失之適

子益里海涯公主所出也。其同母妹速哥人刺爲碩德八剌汗東

宮元妃

許有王至正集云元惡帖實身爲臺端妹爲君偶又云妹爲君配已正位次其所謂妹指英宗之后速哥人刺也但元文類張士觀所撰駙馬昌王世德碑所載阿失七子白

失刺渾台亦勒眞公主出也曰監藏八剌曰阿刺納失里眞的公主出也曰塔海曰汝奴朵兒只監藏朵兒只其中並無鐵失名玩土觀此碑文例於每一子名上必加曰字獨監藏朵兒只上脫一曰字其失刺渾台之上疑原有曰鐵失益里海涯公主出也十一字士觀或因鐵失以弑逆誅其人不足道而碑文又不忍割棄遂於文稿中途去其名後人傳鈔傳刻遂并益里海涯公主出也句刊落之今碑拓本不傳無可參攷幸於至正集中得此足補元史之缺曰鐵失以外戚世勳恩在人達汗朝已累

官翰林學士承旨宣徽使及碩德八剌汗嗣位妹爲皇后鐵失恩

眷愈隆領太醫院使元朝重視此職非至親信者弗任也不踰月

兼領中都威衛都指揮使佩金虎符至治改元有珍珠燕服之賜

三月特拜御史大夫階一品光祿大夫時中都威衛改忠翊侍衛

親軍仍兼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汗嘗御鹿頂殿諭之曰宣徽

雖隸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院中簿書宜御史一體檢覈旣

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孟冬躬祀太廟。以爲終獻官。明年二月。賜

其父祖碑。

卽駙馬昌王世德碑

然鐵失性貪鄙陰賊。當鐵木迭兒貴寵用事先

朝。傾身依附。至甘爲其養子。官宣徽。日求賞所掌海舶入私。爲同官賈禿堅里不花所沮。心銜之。及是禿堅里不花已以疾去職。猶譖殺之。康里脫脫自江西左丞相入拜御史大夫。鐵失與之同署。惡其異已。不便出之南臺。又劾罷而杖竄之。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改翰林侍講學士。鐵失利其在臺。互相容隱。奏畱之。汗不允。宣政使八里吉思亦鐵木迭兒之子。卽鎖南之兄。坐贓誅。鐵失本與同臯。特蒙曲赦。然嗣是頗不自安。及鐵木迭兒身後。臯惡日章。汗怒責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恃卿等爲朕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姦無厭。卿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然猶無意臯鐵失也。三年三月。申命鐵失振舉臺綱。五月。又命獨署御史大夫事。因其請開言路。汗歷數嚮日臺中舉劾不公事。申斥之。鐵失本與鐵木迭兒父子表裏。

為姦。恣行不法。中外憤怒。但以國家肺附。身居臺端。手擁兵衛。莫

敢糾彈其臯。鐵失知汗御下嚴明。果於誅戮。慮已黨惡諸事。一旦

暴發。必無幸免。已萌逆心。及聞汗一再詰責之言。益懼而丞相拜

住遇事持正。力矯時弊。與已又積不相容。逆謀遂亟。八月癸亥。車

駕自上都還。駐蹕南陂。南陂店北距上都三十里。南距桓州六十里。店亦一舍。舊傳作南陂。是夕。鐵失與知樞

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太師其陽王月赤察兒之子。等結約。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

先殺拜住。鐵失直犯行幄御寢。手弑碩德八剌汗。九月也。孫鐵木

兒汗即位。客魯漣河行宮。為慰安反側計。授鐵失知樞密院事。尋

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廟。十月甲子。鐵失與失秃兒赤斤鐵木兒

正攝行祭事。忽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盡滅。久之風乃息。是日。二人

及同黨皆伏門誅。事見輟耕錄云。當時金思明以國子生充齋郎。目擊此事。惟錄有也先鐵木兒而無失秃兒。按泰定紀。鐵失既弑英宗。諸王按梯不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大都同日而異地。則告廟攝祭官中必無也先鐵木兒。錄所述偶誤一人。

拜住。札剌亦兒氏丞相安童之孫。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兀都帶之

子也。五歲而孤。器量夙成。雅類其祖。至大二年。年十有四。以世勳

子孫襲長宿衛。延祐二年拜太常禮儀院使。四年加大司徒。六年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問合典故否。漢人同官者謂之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謂者不能荅。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訪以古今禮樂政刑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常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本學問爲事功。唯儒者能之。宰相之資也。碩德八剌汗在東宮。聞其賢。遣使召之。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私與東宮往來。我固得辜。亦非太子福。辭不往。汗益賢之。及嗣位。超擢中書平章政事。踰月進左丞相。拜住進左丞相事在五月己丑。後九日戊戌始奉命誅識烈門等。舊傳敘述先後倒置。今訂正。初興聖太后在八達汗朝。頗縱左右羣小撓亂國。是至是爲太皇太后。猶欲干政。以汗性剛明。不能盡如其意。恚甚。密與幸臣徽政院使識烈門。名從明。宗舊紀初見也。英宗紀作失烈門。列門后妃傳及拜住舊傳作失烈門。及故湖廣平章要束木之妻亦烈失八。名從后妃舊傳。英宗紀作亦列失八。拜住舊傳作也里失八。按要束木英宗紀舊傳均作要束謀。今從世祖紀校改。謀廢碩德八剌汗而立安王兀都思不花。時左丞相合散降授嶺北行省平章。怨望。奉

命未行與中書平章黑驢

要東木之子亦烈失人所出

御史大夫淇陽王脫忒哈預

其謀汗得變告御穆清閣召拜住至語以故帥衛士往捕斬之同

黨皆伏誅

英宗紀是年七月幹魯思辰告諸王月兒魯鐵木兒謀變賞鈔萬五千貫月兒魯鐵木兒始非阿難答子月魯帖木兒此次謀變必涉安王事而事後爲幹魯思辰

告發者其結案舊紀諱不書疑亦賜死又十月癸酉紀書流諸王阿刺鐵木兒於雲南疑亦涉安王事

降封安王爲順陽王賜死事具

安王本傳始汗之相拜住也謂之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合黎從太祖開疆安童佐世祖致昇平故也卿其益櫛世德拜住頓首謝曰誠如聖諭臣年少識短有可畏者三畏辱祖宗畏不副時望畏無以報陛下之恩幸垂慈閱時加訓飭及是既定內亂遂力革時政之弊內旨以姓名付中書銓敍者六七百員選曹爲壅特奏閣之注授一依定格吏無容奸凡刑獄情有可矜務存寬恤貪暴不法者無稍假借汗戒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至治元年三月從幸上都次察罕納浯兒汗以行在亨麗殿制度卑隘欲改作之拜住諫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稼黍陛下初登大寶不先求民瘼而大興土木之工以妨農務恐

失民望乃止。自至元中創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餘年。

至元十四年
至延祐七

年凡四十四年

四時之享。皆遣官攝事。議者謂不足致如在之誠。拜住從容

奏曰。古人有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躬祀郊廟。此其時矣。汗曰。吾

能行之。遂命太常與中書翰林集賢諸官詳定其禮。以間。是歲孟

春。始備法駕。皇帝袞冕躬祀大室。拜住亞獻。

知院闕徹
伯終獻

孟冬時享亦

如之。

鐵笑
終獻

二年正月春享。始陳鹵簿。建黃麾大仗。天子冠通天冠服。

絳紗袍。出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汗見羽衛文物之美。顧謂之

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諒亦卿所共喜。對曰。陛下以古帝王孝治

之道化民。匪獨臣之幸。實舉國所同慶也。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

姓簪觀。父老歎曰。百年廢典。不圖今日重覩之。拜住帥百僚稱賀。

大明殿。以慶禮成。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等禮焉。常以

學校爲教化大源。似緩實亟。主者翫視。漸致廢弛。請內外官議拯

治之方。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

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汗以爲然。嘗聽講貞觀政要。問拜住曰。今

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斯有魏徵敢諫之臣。汗因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智慮所及。汝作朕股肱。其毋忘規諫。匡朕不逮。對曰。昔堯舜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拒諫自賢。國滅而身不保。民到於今。稱爲無道之君。臣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凡事言之易。行之難。惟陛下力行其難。臣若不言。無敢逃辜。乃言曰。自古帝王以得民心爲本。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汗曰。卿言甚善。朕思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何以立。嗣今理民之事。卿等孰慮而慎行之。六月。敕賜平江腴田百頃。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之何。汗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它人豈得援例。先是拜住旣爲左相。得君鐵木迭兒稱疾家居。然羽黨布滿朝列。事必稟於其家。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姦。百計傾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匪特吾二人之不幸。亦汝曹之不幸。吾

知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國家勿復言。中

書故事。每歲終。在京倉庫諸職。例應注代。左丞張思明者。鐵木迭

兒腹心也。故習事。元年冬。亦稱疾不出。省僚多顧望。欲以困拜住。

拜住歸自范陽。日坐省中督責。曰。左丞疾。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

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忿曰。汝爲賣

官計耳。遣人善慰思明。思明乃強起。共畢銓事。拜住惡其恃才偃

蹇。延祐間。北邊風雪。斃畜牧。種人流離。多有鬻子女爲人奴婢者。

事在延祐三年。亦因周王舉兵事。拜住既當國。奏請置營永平。命有司收贖畱養。既而數

盈萬人。簡其丁壯。立以爲宗仁蒙兀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汗卽

佩拜住三珠虎符。領其司事。至治二年五月乙酉事及拜住從幸五臺。還次渾源

州。本紀二年七月辛酉間思明不給衛中蒙兀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此事或出譏言大

怒。立奏召思明詣行在。行在渾源舊傳奏召詣上都誤杖免之。且籍其家。踰月。鐵木迭

兒亦病死。十月。拜住進拜右丞相。監脩國史。代之。舊傳誤以爲十二月。宰相表十二月此從本紀作十月

汗欲秩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一如辭禪可汗之待

其祖安童拜住既獨相。益厲精圖治。首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立薦張珪復入中書平章政事。三年正月。又請召用致仕老臣吳元珪王約韓從益趙居信吳澄置之集賢昭文翰林。優其祿秩。預議中書省事。慮法制不一。奏詳定舊典爲通則。又以海運糧視至元時頓增數倍。江南民力凋敝。而京倉充溢。請每歲減運二十萬石。汗遂并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其君臣同心求治禮賢愛民如此。初眞人蔡道泰因姦殺人。讞已定。鐵木迭兒受蔡金。令刑部改獄。淞民吳機以累世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以獻納爲名。賂鐵木迭兒。子宣政使八里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產。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實則田已久爲它人之業。僅以空券給寺而已。鐵木迭兒父子及御史大夫鐵失等內外蒙蔽。朋分其贓。鉅萬。拜住奏舉二事。臺察鞫之得實。蔡劉八里吉思及同僉宣政院事囊加台先後論死。刑部尙書不荅失里坐鬻獄。范德郁詭隨竝杖免。監察御史拜住句教化坐舉八里吉思失當。均奪職。唯鐵